

0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三

弒二

楚商臣弒成王

僖公三十三年楚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
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
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蟻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
立也弗聽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
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患順武不
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惟命不然
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



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
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
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
焉王殺子上文公元年夏楚子又欲立王子職而黜
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
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
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
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
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
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

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十年夏
初楚范巫裔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
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母死不及止子
西子西縊而懸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汧漢
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
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
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闔宜申及仲
歸

楚圍弒郟敖

襄公三十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

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徧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昭公元年楚令尹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既聘將以衆逆鄭人不許伍舉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入逆而出遂會諸侯盟於虢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暫之

欲背誕也子羽曰當壁猶在假而不及子其無憂乎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
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
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
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
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
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
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
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

謂矣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
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
王弱令尹疆其可哉雖可不終疆以克弱而安之疆
不義也不義而疆其斃必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
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
何以終夫以疆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
可久已矣六月楚令尹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
城犍櫟郊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
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
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

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
夏公子圍之弟右尹公子比出奔晉宮廡尹公子黑
肱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於邲葬王於邲謂之邲敖
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
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
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
富叔向日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
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曰不侮
鰥寡不畏疆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
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

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子圍即位爲靈王

楚比弒靈王

昭公二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一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滅蔡於是

城陳蔡不羹

即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

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

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

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
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
也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司馬督帥師
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
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
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
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
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
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
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羨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乃將

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
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
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
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
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
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
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十三年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
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

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

王奪鬪常龜中犍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

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成然皆王

所不禮也囚群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

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觀起為楚之死也其子

從在蔡事朝吳朝吳故蔡臣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

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公子比於晉公子黑肱於

鄭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

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

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

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
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
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
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依陳蔡人以國楚
公子比公子黑肱棄疾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
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
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
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裨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
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於
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於乾

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
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
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
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
待於郊以定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
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而聽
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子革乃歸
於楚王公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
再奸王命王弗誅申無宇嘗斷王旌
執人於章華宮惠孰大焉君不
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

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
余不忍也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
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
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
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
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
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於訾實訾
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
使成然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

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
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
卜尹使枝如子躬聘於鄭且致欒櫟之田事畢弗致
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欒櫟敢請命對曰
臣未聞命旣復王問欒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
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勸若歸不穀有事其子告
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塋之初靈王卜曰
余回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
余昇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
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群

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如馬子于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鬪常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

吳闔廬弒僚

成公十五年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日餘祭次日餘昧次日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襄公十四年

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勿爲也以
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
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臧子以無失節吳人固立
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死有命授弟餘
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二十九年餘祭死
餘昧立昭公十五年餘昧死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
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
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
昧之子僚爲王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

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
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
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王僚使光伐州來敗頓
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又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
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
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
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奔吳說
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子爲僂於楚
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
求勇士鱗諸見之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

野以待鱣諸之事二十七年冬楚平王卒吳子欲因
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
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
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
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左尹郤宛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
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
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
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
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

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
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
相授也光偽足疾入於堀室縛設諸寘劍於魚中以
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
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
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
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命而待吳
公子掩於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衛州吁弒桓公

隱公三年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

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

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吁州弒其君而雷

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州
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碯石碯曰王覲爲可
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
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於陳曰
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
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衛人使石宰醜涖
殺州吁於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涖殺石厚於陳君
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
之謂乎

陳徵舒弑靈公

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
袒音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
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
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
立辟其洩冶之謂乎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
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
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鄭歸生弑靈公

宣公四年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
子宋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

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
大夫黿召宋而弗與也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
怒欲殺子宋子宋往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
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惧而從之夏弑靈公
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
不武無能達也

蔡般弑景公

襄公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而不
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
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

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已心將得死
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
是者恒有子禍三十年蔡景侯為太子般娶於楚通
焉太子弑景侯

書圖江浙

向太子輝景矣

昔直有年所三十年蔡景刻為太子洲變公裝最
守世不流又由其子其為弄浙

其少也香小何事大因而辭以盛以以保其來

江圖書館

逐

魯季氏出昭公

襄公三十一年太子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姊齊歸之
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
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姊
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
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
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
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昭公
十一年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

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大蒐於比蒲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不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二十五年春季平子庶叔季公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曹氏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

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國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
命猶可動必憂夏有鸛鵒來巢師已曰異哉吾聞文
武之世童謡有之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
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踈踈公在乾候徵褰與襦
鸛鵒之巢遠哉遥遥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鸛鵒
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初公亥
兄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
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公鳥妻季姒
與甕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公鳥妹秦遄
之妻曰公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平子弟

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平子弟公之公
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
公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
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亥
怨平子季郈之鷄鬪季氏介其鷄郈氏爲之金距平
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
伯臧爲子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
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
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
平子公亥獻弓於昭公子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

謀去季氏公爲告其弟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
僚袒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
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
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
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邠孫邠孫以可勸告子家懿
伯羈懿伯曰謔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
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
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
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
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

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
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
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
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
蕝蕝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
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
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
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
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
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

孫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
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
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
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侯唁
公於野井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
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
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
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
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
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內外以公

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
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
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
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
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
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
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
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
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
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

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
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初
臧昭伯如晉從弟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上爲信與
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
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
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
奔邠邠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
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
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
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冬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卒於曲棘二十六年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季氏之臣以幣錦

二兩縛一如禘適齊師謂瑱子猶之人高齎能

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齎以錦示子猶子猶

欲之齎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

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

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

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

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

群臣從魯君以上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

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景公從之二十七年公至
自齊處於鄆諸侯會於扈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
皆利納公固請之范鞅取貨於季孫謂宋司城子梁
衛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
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
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
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
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
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
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

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爲公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怙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於且知冬公如齊景公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公子憇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

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
造於境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
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甥其亦
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公至自乾
侯處於鄆景公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
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
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
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
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幘裹之公賜其子公
衍羔裘使獻龍輔

王於景公遂入羔裘景公喜與之

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借出公衍先生公爲之
母曰相與借出請相與借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
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公爲爲此
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
爲太子三十一年晉定公將以師納公范鞅曰若召
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
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
荀躒於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
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
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

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
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
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
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
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
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
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
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
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
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

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婦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冬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於乾侯趙簡子鞅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

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
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
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
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
衍公爲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昭公弟主社
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
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
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
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
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

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季孫使
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鶩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
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於榮
駕鶩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
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葬昭公於墓道南
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
於煬公九月立煬宮

季氏出哀公

哀公二十四年公子荆

哀公庶子

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

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
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
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
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太子國
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
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詔而
納賂焉乃止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
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
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
飲甌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

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
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後
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
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
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
越伐魯而去三桓公如公孫有山氏因孫於邾乃遂
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衛孫林父出獻公

成公七年衛定公惡孫文子林父林父出奔晉十四
年衛侯如晉厲公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衛侯既

歸厲公使卻孺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
 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
 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
 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
 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太子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
 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
 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
 不獲鱗衎之也毋第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
 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
 夫襄公七年衛孫父子來騁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

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拆十四年衛獻公戒孫父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其子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

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
王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
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
從近關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丘宮孫
子皆殺之子展獻公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
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鄆人
執之初尹公陀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
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
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鞬而還尹公陀曰子為師我則
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解從公

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齊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齊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太叔儀對曰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

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
太叔儀以守有毋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榮其外能
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石宰
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
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惠子殖相
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
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
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
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
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晉悼公問衛故於中行偃對

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諸侯冬會於戚謀定衛也十七年衛孫蒯田於曹燧飲馬於重丘毀其瓶重丘入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於晉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蒯於純留爲曹故也二十年冬衛甯惠子疾召其子甯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

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
已不來食矣甯喜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衛獻公
入於夷儀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儀聞
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閱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
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
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
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
免矣九世之鄉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妣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

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
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
不獲命於敬妣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
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
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
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喜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
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
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
若不已死無日矣甯喜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
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甯喜曰雖然弗可以已孫

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

嘉襄林父子

居守甯喜右宰

穀伐孫氏不克孫襄傷甯子出舍於郊襄死孫氏夜
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剽及太
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
以戚如晉書曰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
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
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
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
至使讓太叔儀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
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

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
羈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
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
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夏公會晉趙武宋向
戍鄭良霄曹人於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
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
遺以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齊景公
鄭簡公爲衛侯故如晉平公兼享之平公賦嘉樂國
景子相景公賦蓼蕭子展相簡公賦緇衣叔向命平
公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

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武武以告平公平公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平公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冬十二月衛人歸衛姬於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二十七年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

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
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
欲歛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
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
刑不亦難乎且鱣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
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不鄉衛
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
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
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不敢聞且審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儀爲卿

衛孔悝出輒

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於洮太子蒯瞶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豨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瞶將殺

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太子告人曰戲陽速
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
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
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哀
公二年初衛侯遊於郊公子郢僕公曰余無子將立
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
圖君天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
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
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
立輒夏六月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

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繞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
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瞶之
姊生慳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圉卒通於內太
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
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
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
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
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
殺從之迫孔慳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
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路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

衛侯輒來奔季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
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路曰食焉
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以無
入爲也季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
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
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悝
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
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
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
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

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十六年春瞞成褚師
比出奔宋衛侯使鄢肸告于周曰蒯賁得罪於君父
君毋通竄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
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
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
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
追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
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
門使貳車反柝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
於公請追之遇載柝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柝遇

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
許爲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禘於橐中孔悝出
奔宋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噐若之
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
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噐可得也豎告太子疾太
子疾使五人輿豶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
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
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
至袒裘不釋劔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

殺之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
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呌天
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
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
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
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
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
師而還十一月莊公自鄆入般師出初莊公登城以
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
之公使匠父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

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
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
於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
以爲呂姜髡既入焉而示之壁曰活我吾與女壁已
氏曰殺女壁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壁衛人復公孫
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
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
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二十五年五月庚辰
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
褚師比鞮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

君將散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
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
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公孫彌牟邑而奪司寇亥
政公使侍人納公文要之車於池初衛人翦夏戊氏
以其帑賜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
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
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
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
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
拳彌入於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鄆子士

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
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
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
可將適鄆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彌曰魯不足
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
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
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公文要知之見公孫彌牟
請逐揮彌牟曰無罪要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
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
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

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二十
六年夏五月魯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宋樂茂納衛
侯彌牟欲納之公文要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
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
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彌牟使王孫齊私於臯
如曰子將大城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
命無他納衛君而已彌牟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
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
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
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彌牟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

日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太子者遂卒於越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審武子孫蒞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鄭祭仲出昭公

桓公十一年鄭昭公忽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仲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突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厲公立十五年祭仲專屬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

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
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
出奔蔡昭公入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魯宋
衛陳會於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十七年
初鄭莊公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
公立懼其殺已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亶君子謂昭公
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十
八年齊襄公師於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
子亶而輟高渠彌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是行也
祭仲知之故穢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莊公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
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子儀及
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
蛇死六年而厲公入魯莊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
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
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
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
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
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爲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
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

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
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
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
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
而死厲公自櫟入緩告於楚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
也十六年厲公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闕則強
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
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
鉏不能衛其足

睡不消論其以

對外映射以十凡人曰身且

猶公父家外山本論三乎

也十六平論公心與本乘

而致認公自射人

百計備友而射以

台書香林我派平非公之

論引引熟二以天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三

浙 江 圖 書 館

本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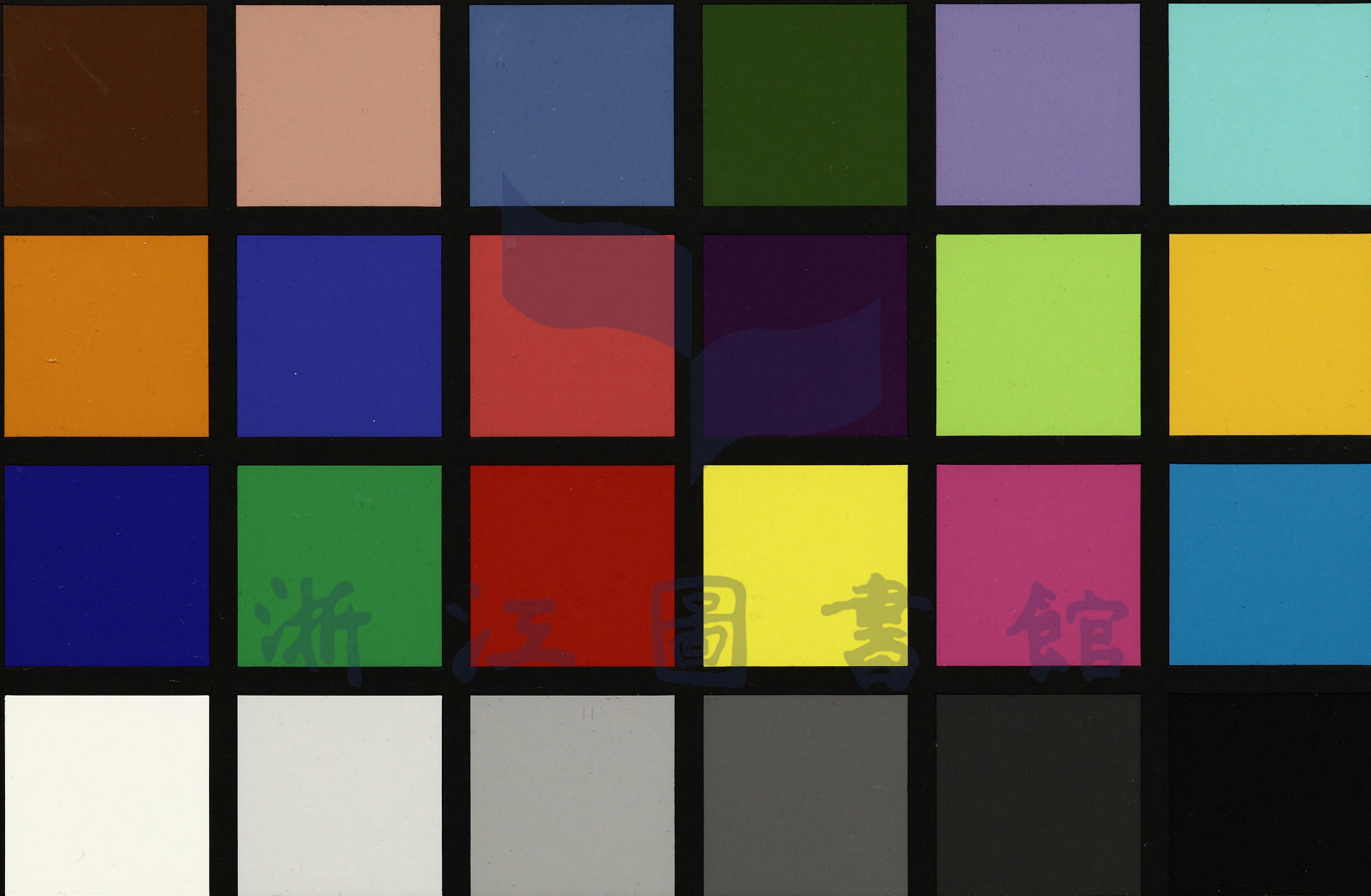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001311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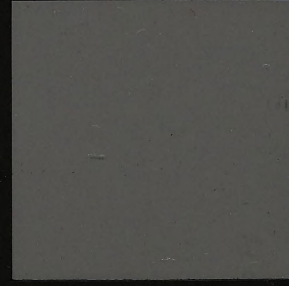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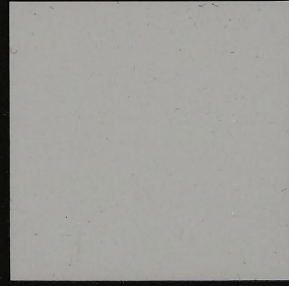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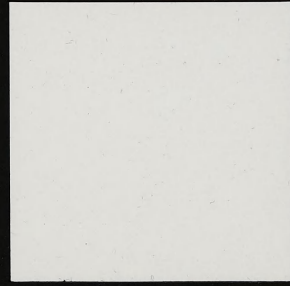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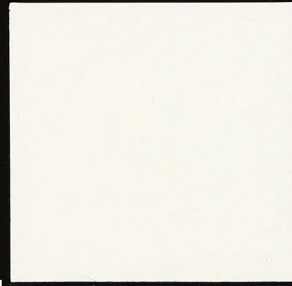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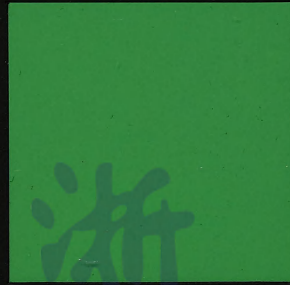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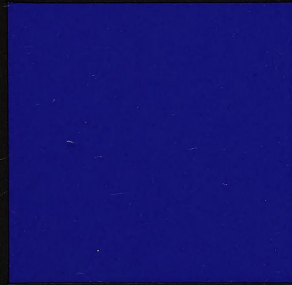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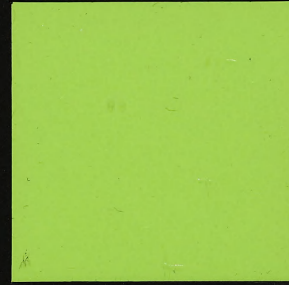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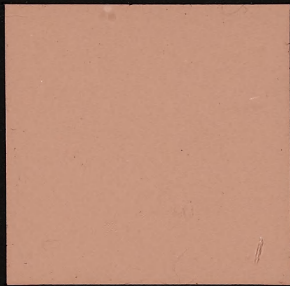
colorchecker CLASS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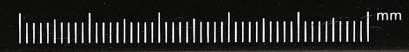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浙江圖書館